



民族語檢定制度的樹立
Establishment of System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Proficiency Test
採訪 | 編輯部
圖 | 政大原民中心

族語認證制度的建立

「族語」認證是讓原住民族從口傳的時代進入到書寫的分水嶺」。前原民會主委林江義用著堅定的語氣，肯定族語認證對原住民族語言邁向文字化的影響。

從2001年舉辦第一屆的族語認證考試策畫開始，林前主委時任教育文化處長即一肩扛起了這一個重要的族語政策，十數年來見證了族語認證從無到有的艱辛過程，因此談到族語認證時感觸良多，尤其是第一屆族語認證要克服的問題與困難異常艱辛，創業維艱，「現在想想，當初願意接下辦理第一屆族語認證考試的政大林修澈老師，打從心底非常佩服」。

推動族語認證的起點與前置作業

推動族語認證不僅只是為了認證出可以擔任族語教學的師資，其實也有著另一層為了搶救原住民族語言的長遠目的。

他回顧當時的國際氛圍以及國內輿論，認為那些也是促使台灣開始重視族語並啟動族語認證的關鍵力量。1988年開始，在台灣從事原運工作的重要菁英們，陸續參與在日內瓦聯合國原住民工作組會議，深遠影響台灣的族語復振工作。另一方面，國內時有不看好族語發展的負面輿論，更激發了有使命感的族人們。面對語言瀕危的事實，積極找尋解方。「在這樣的環境背景，政府機關開始認真面對族語政策是推動原住民族事務很重要的一環」，林前主委這麼認為。

第一屆族語認證的籌備工作，他分成三個階段來回顧。首先是「書寫系統的建立」，各族語有了書寫符號才能在試卷上以文字呈現題目，當時族語雖沒有官方統一公布的文字，但在部分教會中早已建立了各自的書寫符號，因此參考教會經驗，藉以應用

受訪者簡介

Mayaw Dongi 林江義

阿美族，台東縣長濱鄉長光部落人。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班。曾任原民會主委、副主委、主任秘書、教育文化處處長、綜合企劃處處長。



在族語認證的書寫符號上，形成共識，是完成族語認證的第一步。有了書寫符號之後，第二個關卡便是「誰來命題」，這是極為困難的任務，「命題的人必須具備兩大要素，個人本身的族語能力要好，再來就是可以看懂這些書寫符號」，言下之意命題者不只要能說，還要能讀。當時將邀請的各族認證委員以兩到三族進行分組，並分批召開命題研討會，他說：「當時受邀的命題先輩，就是族語認證的拓荒者，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族語認證籌備工作的最後階段是相關法規的訂定，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經由原民會公告後，才算是前置工作的完成。

開辦第一屆族語認證

「第一屆的族語認證沒有分級，也跟升學考試無關，沒有任何獎勵制度，就只是單純測驗族人們的族語能力而已」。在當時能使用族語溝通的人數還算多，命題時是以「原住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族語」的標準來規劃試卷內容，考題難易適中，林前主委猶記，當時口說測驗的進行方式是現場抽題後，直接和到場三位評審針對題目發表自己的演說，雖然部分題目答題時不見得切題，但評審們依舊能透過發音、咬字、用詞，輕易判定考生是否能流

「第一屆的族語認證沒有分級，也跟升學考試無關，沒有任何獎勵制度，就只是單純測驗族人們的族語能力而已」。在當時能使用族語溝通的人數還算多，命題時是以「原住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族語」的標準來規劃試卷內容。



暢使用族語。因此後來認定通過首屆族語認證的考生們，等同現今高級認證的程度。接下來幾年族語認證制度與考題難度的調整，容或是為了搭配其他政策法規而做的改變，像是升學加分措施，若族語認證難度過高，致使學生無法通過認證，優待的措施會形同虛設。

2001年辦理族語認證時，原民會尚未公布正式的語音符號系統，但是在考題上所使用的書寫符號已經在為之後訂定語音符號系統鋪路，「那時候族語認證還有另外一個用意，就是看看大家對於語音符號系統的接受度」，往後幾年，隨著族語教學的推動、教材的編印，族語師資需求大增，「從那時候起，部落裡許多族語能力優秀者都相當積極參與認證考



2001年7月26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一梯次，林前主委時任教育文化處長主持開幕式。



若族語認證已逐漸轉變為功能取向，認證考試參考多益、托福等語言檢定的模式來辦理，是可以嘗試的方向，因族語認證僅是族語推動的手段之一，而非主力，把心力與資源投注在族語推廣等非考試的面向，可能是比較有前瞻性的作法。



2001年7月27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二梯次，林前主委時任教育文化處長主持開幕式。

了族語認證考前衝刺班，或是某些學校僅以通過族語認證考試，這樣小範圍的方向教授族語，族語認證反過來框架族語教學，箝制了族語學習的更多可能。原住民升學保障有其正面意義，他給予肯定，但如何讓族語認證搭配進行，且不偏離語言推動的美意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屆族語認證時，族人們即使多半只能說、只能聽，但是來考試並通過的族人族語能力都不錯。而這些年來看到族語認證已邁向書寫系統打下了基礎。幾年過去，反而變成部分人能考、能寫、能翻譯的合格者，要求其從嘴巴說出流暢的族語，卻沒幾個人能做到」。

關於政策訂定另一個難處是，大多的時候不是找不到推動語言的方法，而是還沒辦法把想到的政策執行到完善，例如「族語新聞的播報常有部落耆老反應，部分記者的族語猶待加強」他解釋，但也不能忽略，新聞播報團隊要考量的面向不單只有族語口說的部分，同時要顧及採訪、整理、剪輯、寫稿、翻譯等等各式

的專業能力，要找到符合新聞專業又擁有極高族語口說能力的人才，實則難上加難，因此很多政策可能是目前能夠做到最好的狀態。

族語推廣與永續是一切的根本

「雖仍有進步的空間，但不可否認族語認證是作為語言推動的基礎點，認證對於族語能力的提升也多少有些幫助，若當年沒有完成第一屆的辦理，族語可能會消失得比現在更快」。現今族語認證附帶多種功能，已很難判斷進入考場的考生們，是否單純只是想把語言學好而報考，成績也沒辦法真實反映實際的族語使用能力。

他以政策執行面的角度來看，若族語認證已逐漸轉變為功能取向，認證考試參考多益、托福等語言檢定的模式來辦理，是可以嘗試的方向。這20年來族語認證題庫的建立、作業的嫻熟，使用電腦來處理原先需耗經費與人力的複雜程序、簡化籌辦考試過程，讓考生透過更簡便的方式完成測驗，避免耗費過多的力量與成本在族語認證上。因



2001年7月28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二梯次綜合討論時間。

族語認證僅是族語推動的手段之一，而非主力，把心力與資源投注在族語推廣、教學、教材研發、獎助等非考試的面向，可能是比較有前瞻性的作法。

「不要忘了，族語認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族語的推廣與永續」這是林前主委訪談的結語，但也是他對族語認證20年來的推動後，最具感觸也最深的提醒。◆



2001年7月29日，認證委員研討會第三梯次閉幕式大合照。



2001年8月21日，族語認證指導委員研商會議。